

等一个人

Waiting for You

公开前绝密

第一回

2020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三，多伦多，晴。

这一天，是陈过，也就是我，二十一岁的计算机科学学生，人生中的第 7815 天。

好像也没什么稀奇的。

从早上开始，我就跟大学同学待在学校的机房里，赶着课设。呆坐着写了一整天的代码。我心想，高中的时候，如果选择读的是文科，现在也不至于过上一个 bug 就能耗尽我千万脑细胞的日子。

那我为什么不选择文科呢？

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一下。远在太平洋彼岸的高中同学王恪，给我发了一则消息：

“你看朋友圈了吗？”

看看时间，已是晚上 9 点 25 分。

“天哪，现在都 9 点 25 分了。我得赶紧回家了，现在多伦多治安不好，太晚回去有点危险。”我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意图开溜回家。

当然我并没有说谎，我住在离学校车程一个多小时的地方，即使现在立马动身，到家时也已经快要十一点了。

其他同学其实也累了，也想回家了，纷纷响应我，只剩下最积极的几个同学，继续无怨无悔地敲打着代码。信息技术大楼仿佛是他们温暖的港湾。

我匆匆地离开了学校的信息技术大楼。和顾钧钧同学一道，冒着多伦多的寒风，往地铁站方向走去。至于王恪那则消息，我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王恪故弄玄虚，一定没有什么好事，估计是跟他的女友在朋友圈里开第 N 次记者会宣布恋情吧。

“老实说，每次放学回家，都有一个人陪着走完这条通往地铁站的路，还真的挺不错的。”我对顾钧钧说道。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和一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会找各种话来说，不然就会觉得无比尴尬，尽管说并没有必要这么做。

“是啊。上个学期我们也一起上同一门课。有些朋友，上完课就各奔东西了，我们这样还真的是挺难得的。”顾钧钧也正儿八经地回答我。

“希望我们下个学期还能保持联系吧！”我说。

顾钧钧一定觉得很奇怪，这才刚开学，我就说这么沉重的话做什么。

在多伦多一月的寒风下，我们举步维艰地花了十分钟走到了地铁站。我坐的地铁开往东边，顾钧钧坐的地铁开往西边。我们刚走下楼梯，顾钧钧的地铁就到了。

“那我先走了，拜拜。”顾钧钧看着自己的地铁来了，立马弃我于不顾。留下我一个人在地铁站无聊地等着地铁的到来。告示牌上面写着，地铁要三分钟之后才到达。

“好吧！我就看看你今天又发了什么朋友圈。”我心想，他秀恩爱就秀恩爱吧，反正，我又不在乎，关我什么事。

就这样，我利用地铁站微弱的网络信号，打开了微信的朋友圈。第一则消息是 Easy 10.0 的广告，第二则消息是某外卖公司的广告，第三则消息是某个我早已不记得名字的同学外出吃饭时拍摄的满汉全席照……我并没有看见王恪所发的东西。

我滑动着手机。终于，我在一则消息前面停住了双手。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 365 天~”

消息发送的时间，是中国时间的 2020 年 1 月 29 日 0 时 0 分。

消息旁，是一张“森林”头像。这个头像，给我一种既熟悉又陌生之感。消息底下，还附上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手牵着手。我似乎见过这个女生和这个男生。

可令人抓狂的是，当我点击这张照片的时候，缓慢的网速没能将照片立马从云端传送给
我。

“Do not block the way!”在我身后的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冲我说了一句。一抬头，地铁
的车门已经打开了。

“I am sorry.”我说完，转身离开。我并没有坐上这班地铁。因为，我想知道，发送这
则消息的人，究竟是谁。

其实我的心里，隐隐约约地已经知道了答案。

但这个时候，地铁的网络信号却再也连接不上。按照经验，等个五分钟应该就好了。但
此刻我已经等不及这五分钟。那个人的身影，如潮水般，在三年之后，再一次全面攻入我的
心房。

会是她吗？

我跑出了地铁站，不顾被冻伤的危险，在户外打开了手机。点开了这张照片。

我重重地呼了一口气。不是因为冷，也不是因为如释重负，而是，我自由了。

你是几百年才发一次朋友圈的吗？

为什么你都跟这个男生在一起这么久了，才告诉我。

这一刻，我的脑子无法停止对这个女生的回忆。曾经我天真的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她。毕
竟，自从高中毕业以降，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她也不曾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尽管她曾经是我
世界的全部。

但现在，我才意识到，忘记了她只是自欺欺人。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没能够忘记
她。只要一看到她的消息，就像此时此刻，我根本无力抵挡回忆的浪花在脑海中肆意翻滚。

她依然是我世界的全部。

这个女生，叫马若兰。飞马的马，若隐若现的若，兰花的兰。

但这个男生，仔细一看，我却想不起来是谁，但我确信我和他至少见过一面。

过去的岁月随着这则消息和这张照片重新飘荡进我的身体。我关闭了微信，打开了许久
没有打理，却又舍不得宣告“倒闭”的“陈过的生活日记”。在这个乏人问津的自留地里，
有一本我写的高中回忆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我，突然好想看一看这本回忆录，从中追
寻高中时代的记忆，似乎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将过去的日子再重新经历一边。

然而，寒冷的天气却让我不得不再次躲进地铁站。我把回忆录的页面下载完毕之后，就
进入了地铁站，上了一班刚好经停的地铁。我挑了车尾没人坐的不起眼的位置，在那里翻
看着我的过去，那酸甜苦辣咸的高中三年。

这节车厢无法带我回到过去，就像我回忆录中的第一句话：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无数个或长或短的旅程构成的。或许有些旅程短到只是公交车上
的一次相互对视。就像我的初中语文老师说过的那样：我们只能把你们送到这一站，之后列
车便会把你们带向远方。

幸运的是，人的一生会经历数不清的旅程。可不幸的是，每个人都会老去，随着时间的
推移，过去的旅程中的风景、旅伴都会渐渐变得模糊不清。每次旅行之后，我们又都会匆匆
踏上新的旅程，细细品味、咀嚼刚刚走过的旅行往往只是奢望中的奢望。”

可为什么时至今日，我还在回忆着后山旁那三年的时光，那个叫马若兰的人。

读着读着，我就读到了2015年7月25日的回忆文。其他的文章，都有一个标题，唯独
这一篇没有。也许是我不知道该怎样给这一篇文章起标题吧。

那一天是“文理分科”名单公布的日子。我和马若兰，结束了一年的同窗生涯之后，被
分到了不同楼层的不同班级里。而在这一天的下午，因为担心以后没办法以同班同学的身份
和马若兰聊天开玩笑而逐渐被她淡忘，我做出了一个决定：表白。

我的表白消息很简短：

“班长，你知道吗？我一直都默默地喜欢你，每次看到你和杨敬哲走在一起，我都很难受。在你眼里，我们也许只是朋友，但我没有办法只是和你做个朋友，我必须告诉你，我很喜欢你。”

但我实在是没有勇气面对马若兰对我表白的回应。因此，在发送完表白消息之后，我立马就将马若兰给屏蔽了，时间长达数十分钟。而我至今也没有收到马若兰的回复。

我很后悔，如果我没有屏蔽马若兰，最起码我能够知道马若兰对我的真实感想：她是彻底拒绝了我，还是视而不见，什么回复也没有。

但那时的我，把她给屏蔽了，掩耳盗铃，以为她什么都没有看到，这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单相思啊。

但扪心自问，如果现在我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我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21岁的陈过，恐怕也不会比17岁的陈过，强到哪里去吧。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是手机屏幕的辐射，加上地铁行进时的颠簸，我渐渐失去了意识，慢慢地昏睡过去。依稀记得最后一次地铁的报站，是离终点站还有三站的“维多利亚公园”。

之后，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闹钟给吵醒了。闹钟发出的音乐，是刘若英的《我不想念》：

“
某个城某条街某一条小巷
某一个晚上某阁楼微微灯光
某个人默默关上某心房某扇窗
跟没有人说晚安
”

我睁开朦胧的双眼。在脑袋瓜还没有回复正常转速的时候，睡眠惺忪的我只是感到些许的奇怪：我都不用这个铃声多久了？

然而，过了几秒，在我的大脑逐渐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并恢复计算能力之后，问号变成了惊叹号：我都不用这铃声多久了！

这首歌，是我高中时代的起床铃声。那个时候的我，只要一听到轻柔的旋律伴随着刘若英的“某个城某条街某一条小巷”歌声，整个人都会清醒了过来，效果完全不亚于喝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但是，现在不是2020年吗？怎么我的手机铃声又变回了《我不想念》。难道现在人工智能已经进步到，能够根据我大脑的想法，给我实时设置铃声的程度了吗？

可是，我还是想念那个人啊。

更何况，我不是应该在多伦多的地铁上吗？为什么我现在，是躺在床上……

环顾四周，我是在中国三山市的家中。

我震惊了，把床头柜的手机拿了过来。这年头，无论发生了什么，只要手机在手，就感觉安全许多。

然而，这也并不是我使用的黑色华为手机，而是一台白色的iPhone。仔细回想一下，2015年，我确实是在用苹果手机，那是中考考上三山中学的奖励。

把闹钟划掉之后，只见屏幕上写着：

“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

我瞪大了双眼，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2015年7月25日？我明明是在2020年1月29日啊。

难道，我是做了一场梦？我脑海中有关2015年7月25日之后的记忆，包括那个夜晚的表白，全部都只是一场很久很久的梦？

我掐了下自己的脸蛋，有痛意。因此，我至少可以确信，此时此刻我不是在做梦。

一想到又要再经历一次高考，我真的是头大。

这个时候，白色 iPhone “嘟”了一下。又是王恪，2015 年的时候，他应该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他什么时候不是好朋友了呢，大概是他交到女朋友之后天天炫耀开始吧。

“今天分班名单要公布了，你要去学校看吗？”

按照我的记忆，我并没有亲自跑去学校查看分班名单，而是去参加了一个户外求生的活动，在回程的巴士上，我和一个叫李熙晟的学长聊了许多，当时我还问他：

“你谈过恋爱吗？”

他只是在笑我，和我说：“如果我谈恋爱了，你觉得我今天还会只是一个人来参加户外求生活活动吗？”

“但你长得这么帅，肯定有很多女生喜欢你啊？”我对他说。其实这只是客套话，如果他真的长得那么帅，我应该不会忘了他的长相吧。

“都是因为我胆小，才错过了很多机会。”

之后，我就在 QQ 空间中看到了分班名单。然后，巴士开始播放《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首歌的麻醉之下，我一时鼓起了勇气给马若兰发送了表白消息，却又立马将她屏蔽。

但既然是梦，应该是反着来的吧。因此我打算给王恪回一个：“你去我也去”。

有些事，是没法改变的。在被别人问到要不要一起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陈过，总是会说一句：“你去我也去”。

然而，我却无法解锁我的 iPhone。无论是我的生日、我的身份证号后六位、历代支付宝支付密码都不对。

那个时候的我，会设置什么密码？也真是奇怪，如果只是做了一场梦，我又怎么会记不得睡前还记得的密码？

难道，是她的生日？

但我不敢再做尝试。因为一旦我再次输错密码，我的 iPhone 就会被封锁。

“你不不去我就不去了。”这时，王恪又给我发了一则消息。

我突然灵机一动，iPhone 5S 的时候就已经支持指纹解锁了吧？果然，但我手机按下 HOME 键之后，王恪和我的聊天窗口就弹了出来。

聊天窗口中，还保留着我和王恪 2015 年 7 月 24 日，也就是“昨天”的聊天记录。

“

王恪：如果明天你没有和马若兰分到一个班，你要怎么办啊？

我：还能怎么办，该干嘛就干嘛。

王恪：你会后悔没有托关系把自己和她分到一个班里吗？

我：我没有权力改变马若兰的人生轨迹。

”

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好天真啊。明明有机会把自己和马若兰分到同一班去，却傻傻地选择相信缘分。

我赶紧给王恪回了句：“你去我也去。”我生怕王恪以为我还在睡懒觉，给我来一句：“你不回我就不去了。”

“老地方等你”没过几秒，王恪就给我回复了。

这时候，突然有人在敲我的房门。我吓了一跳：“谁这么早敲我的房门？”

我显然还没有完全地意识到，现在的我，是在 2015 年的 7 月 25 日，和父母一起住在三山的家中。

但是，那边的记忆，真的好真实。我有要好的朋友，也有喜欢的人，有过三天就要交的，我却还在安慰自己“时间多得很”的课设……，难道那边的一切，都是假的吗，都是不曾存在过的吗？

“赶紧起床！你不是要参加户外求生营活动？”

这是如假包换的母亲的声音，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声音。

“我不去了，有一件事情，我要回学校一趟。”

“都放假一个多月了也没见你提起过学校，怎么今天突然变得这么积极？”

“反正，就是有事，王恪叫我去的。”

王恪是我的死党，但也是“别人家的小孩”。总之，我要出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的时候，只要来一句“王恪叫我去的。”或者“王恪也有去啊。”，母亲总会停止追问。这就是所谓的“王恪定理”。

“那好吧，但你也别赖床了，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没事，事情比较急，来不及吃饭了。”

一听到“饭”，我是记忆犹新。妈妈会给我做什么早饭？不用说了，肯定是稀饭，稀饭，稀饭，加肉松，肉松，肉松，加牛奶，牛奶，牛奶。

而我在那边已经快两年没有回到中国了，今天总得出外面吃点家乡特产——拌面扁肉吧！

但母亲还是一如既往的不买账，和她你来我往好几句“不吃早饭怎么行啊？”，“没事，今天真的有急事啊。”之后，母亲才终于撂下了一句“狠”话：“你自己看着办吧。”

于是，我便赶忙穿衣刷牙洗脸。临走前，我偷偷瞄了一眼餐桌前的早餐，想要验证自己的猜想。果不其然，稀饭，肉松，牛奶。

唉，我今天不是要去野外求生营吗，怎么也不给我做点特别的东西。不过我也实在很庆幸自己找了个借口得以偷溜出去吃东西。

“钥匙别忘记带了！”妈妈看见我穿上鞋子，却没有拉开抽屉拿抽屉。

这句话，是我在中国每次出门前，妈妈都会说的。看来，我真的是在 2015 年 7 月 25 日。

一走出门，看见中国熟悉的街道，我便感觉亲切万分。但还没有过五分钟，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

这，也太热了点吧？

我这才惊觉，我习惯性地穿上了长袖长裤。所幸，生在南方小城的我，家中没有常备羽绒服，否则，要是衣柜里挂着羽绒服，我肯定会拿出来穿。毕竟在那里，我的梦里，现在正是最寒冷的时候。

但也够热的了。要知道，在这三山市，7 月份的时候，温度可是直逼 30 几度，甚至可以达到 40 度。

算了，心静自然凉。现在再回去，估计又要被妈妈一顿臭骂吧。我便一边冒着热汗，一边走向一家以前经常光顾的一家拌面扁肉店。

“你要点什么？”

“我要一碗拌面和扁肉。”

不知怎么回事，尽管快要两年没有说过“我要一碗拌面和扁肉”了，但此刻说出来，还是觉得那么自然，依然没有感受到“一碗拌面”的语法错误。

吃上一口拌面和扁肉，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如果是经常吃某样东西，是绝对没有这种感觉的。我真的是太久没吃拌面和扁肉了。

所以，我真的只是做了一场梦吗？

还是，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在做梦？

我不想去想这么沉重的话题，至少我现在人是在 2015 年 7 月 25 日。我开始看手机，想要重新融入现实。

一边吃着拌面和扁肉，我开始看手机。我睡了这么久，都忘记了今夕是何夕，总得看看手机，重新融入现实。

“我的天，你现在果然在投资黄金！你不知道再等几个月，你就要亏损超过 20%吗？”我忍不住自言自语，因为我看到了我在支付宝存金宝里面存着的 500 圆黄金。这是我在回忆录里浓墨重彩的一件事情，我赚了 10%，只是我并没有记载，之后不久我就亏损了 30%。

再看看支付宝的余额，0 圆。

我那时候真是疯了。把所有钱都存进了“存金宝”。还有，我也太穷了吧，全部家当只有 500 元？

但还好，我有花呗。再一看，我更惊讶了。我的芝麻信用只有 500 分。要知道，在那个地方，只要给新加坡的签证官秀一下我的芝麻信用分，财力证明就不需要了。

但芝麻信用再低，支付 7 圆钱的拌面扁肉，还是搓搓有余。在饱餐了一顿之后，我叫了一辆滴滴快车。毕竟，穿着长袖长裤，站在公交车站那里等车，接受太阳的曝晒，简直是一件生不如死的事情。

在滴滴快车上，虽然知道我的博客应该不存在，但我还是试着在谷歌上搜索了“陈过的生活日记”。任何，我却连接不上谷歌。

我忘记了，我现在是在中国。

我换成了百度，搜索了“陈过的生活日记”，没有任何一项记录，是我的博客。

我在做什么？就算在那边，百度也没有收录我的博客啊。干脆一点吧，直接输入网址！

于是，我输入了 <https://www.chen.life>。404 页面便出现了。

果然，我是在 2015 年，2016 年才建立的博客，怎么可能会存在。

但我记得那在边的最后一幕，我是在看博客里有关“今天”的回忆录，然后醒来我就回到了“今天”。这一切难道没有一定的关联吗？真是细思恐极。

这时，又是王恪，打断了我的思考。

“我都已经快要到了！你在哪哦？”王恪说。

“马上就到。”我回复他。

我和他所谓的“老地方”，无非就是直通学校后山的一座制高点。在那里我们可以翻墙进入山上，然后偷偷地潜入校园之中。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用勇气这么做。因为校方禁止学生私自上山，所以关于鸣阳山的传说很多，正常点的说那有蛇，不正常点的便说那里隐藏了一些惊世骇俗的秘密。

想到蛇，我想起高一时，真的有一只老蛇游荡在教学楼之间。那个时候马若兰胆小到吓到尖叫的样子，即使时隔六年，不，应该是时隔一年，依然就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一般，让人忍俊不禁。

但其实我们也就真正“翻山越岭”过一次。但我们颇为得意，因此把这个地方称为“老地方”。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翻过后山进入校园之后迫不及待地找马若兰吹嘘，说我在后山上面的所见所闻：

“其实这后山也就那样，下次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至于马若兰怎么回应的我已经忘记了。我想她应该没有答应吧，不然我一定会记载到回忆录里。

我到了通往后山的制高点。王恪这小子，果然已经在那里了。

“你今天怎么了，这么热的天你穿长袖长裤，不怕中暑哦？”王恪见我这般穿衣，摆出一幅欠揍的“故作惊讶”的表情。

我总不能和王恪说，我记忆中的昨天，是加拿大多伦多的冬天吧。那样他估计会以为我发疯了。

“来不及和你解释了”。我对他说。

我们轻轻松松地便翻过了不高的围墙。进入后山地带。

“今天这没有蛇吧。”我其实有一点担心。

“没有吧，都来过多少次了。”王恪说道。

王恪，你是叫老地方叫习惯了吧，忘记我们其实只来过这里一次了吗？

所幸，真的没有蛇，大概是拜炎热的天气所赐，蛇也要躲在洞里面休息。我们趁着山底下保安不注意的时候，一路小跑地脱离了他的视线，进入了校园。

正当我们走向行政楼的时候，一个女生背对着我们，从行政楼的另一边走出去。这个背影，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在我看来，这就是马若兰的背影。

“那是马若兰吗？”我问王恪。

“好像是哦。”王恪淡淡地说道，“隔这么远你怕什么哦？”

看到那个女生离开了之后，我们潜入了行政楼大厅。

这时候，我的手机和王恪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的高一同桌林佳凡发了一句：

“有谁还没有看到自己被分到哪个班的吗！？”

之后不久，马若兰回了一句：

“我……”

这一幕，似曾相似。只不过在梦里，我是在大早上参加完野外求生营之后，在回程的巴士上，看到了林佳凡与马若兰的这番对话。

在梦里，林佳凡和马若兰被分到了八班，而我被分到了九班。我们这一届总共有 13 个理科班，1/13 的概率没有发生。

但现在，我感到很奇怪。如果刚刚我们看到的女生是马若兰的话，她应该在行政楼里就已经看到分班名单了才对，怎么会不知道自己被分到了哪个班。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毕竟，那只是一个背影。当你喜欢上一个女生的时候，看谁的背影，都会觉得像是见到了她。

但我也恐慌，林佳凡和马若兰的这番对话，和我梦如出一辙。这是否意味着，分班结果，也会是那样的？

所以，那究竟是一场梦而已，还是说，这一切都不是梦。我，回到了过去？

“唉，看来我们的独家头条新闻被抢了，那些搞奥数竞赛的人，比我们更早来这里拍了分班名单。”王恪叹息道，“凭什么他们暑假就可以来学校，我们还要翻墙才能进来啊。”

“你等一下，先不要看空间上的分班名单。”我对王恪说。

我在想做一个实验，如果我是穿越到了过去，按照电视剧的套路，我一定会在某个时间回到未来，不会永远困在过去。我何不给未来的自己发一封定时邮件。如果那个时候的我可以收到这封邮件，那么说明我真的回到了过去，而且这过去，并不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分支，而是实实在在可以影响现实。

“如果我看到这则消息，说明我回到了过去。”我用 QQ 邮箱很快地打了这则消息，勾选了定时发送，时间是 2020 年 1 月 30 日。我在那里的“明天”。

“你在干什么？”王恪看到我对着手机滑来滑去，不禁好奇。

“哦，没什么，我们去看分班名单吧。”

“QQ 空间上面都有人贴出来了，我和你都在……”王恪显然没有听我的“命令”，看了 QQ 空间上面的分班名单。

“嘘，别说，我要亲眼看看分班名单，QQ 空间上面的不靠谱。”我大声地盖过了王恪的声音，我不愿意听到王恪说完整句话：“我和你都在九班，马若兰在八班”。

但我其实已经知道，也许事实真的就是按照我的梦那样发展。我并没有那么幸运地和马若兰被分到同一班。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王恪一定会说：“你和马若兰……”。他虽然说话有时爱嘲讽，但对于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他还是有原则的。

“不说就不说，你别这么大声，等会把德育处主任惊动了怎么办？”

我凑到分班名单前。想到这十三张理科班的分班名单，将决定我是否还可以每天都见到马若兰，和她开玩笑，跟她吹牛，邀请她共进午餐、晚餐。虽然已经在那里经历过了这一切，但我还是颇为紧张。

“邱风在一班。”

“刘柏之在二班。”

一切好像真的都和我做的梦，一模一样。

我选择性地跳过了八班和九班。此时此刻的我，潜意识里已经相信，一切都会像我已经知道的那般发展。但我不愿意这么快地再一次接受曾经已经接受过的事实。

除去八班和九班，理科班只剩下十、十一、十二、十三班没有看了。而我依然没有看到我和马若兰的名字出现在分班名单中。

“啊，我和马若兰还有你，看来是在八班或者九班了啊”我叹息道。

王恪有一点疑惑地看着我：“你怎么这么准确地把十到十三班都给排除了？”

王恪这么说，看来我和马若兰确实也不在十一到十三班之间。只剩下八班和九班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先看八班还是九班？

其实没有区别，因为无论我先看哪个班的分班名单，我和马若兰是否被分到同一班的这个谜团，都会被揭晓。如果我愿意的话，只要十秒钟之后，就会真相大白。更不用说，我或许早就已经知道结果了。

“一个分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嘛，我和你在九班，马若兰在八班。”王恪看我这么墨迹，有点受不了了。

“嗯，我早就知道了。”我淡淡地说了一句。此刻，说实话，我并没有太难过，因为一切都曾经发生过，我已经难过了一次。现在的我，更关心的是，我究竟身在何方。如果说一切只是一场梦而已，为什么一切都按照我在梦中残存的记忆发展？

“什么鬼哦，你有什么内部消息吗？”

“别说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可以吗？”我感到天旋地转。

“你到底怎么了，一个分班至于这么悲伤吗？又不是生离死别，想追就大胆追啊。”

“王恪，你是不是喜欢四川女生？”我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我想，如果我直接告诉王恪，我或许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他一定不会相信。但如果我根据他未来发生过的事情——他考上了四川大学数学系，并交到了一个四川女友，来推测出他的喜好，他也许会相信我的“疯言疯语”。

“什么鬼哦。当然要看脸。”王恪有点惊讶我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也是，现在大多数人找对象，都是把“脸”放在第一位的吧。王恪虽然在我的梦里喜欢上了一个四川女孩，但也确实不可以代表此时此刻的他就喜欢四川女生。

“那你相信我们能回到过去吗？”我豁出去了，冒着被他嘲笑的风险，直接这么问了。

“你干嘛一直转移话题，理论上不是要超过光速才可以实现的吗？现在还不行吧。”王恪给了一个很正经的回答。

“怎么，你不会要和我说，你穿越到未来了？”王恪接着说。

我有点惊讶，王恪居然知道我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不不不。但如果我告诉你我时空穿越了，你会相信吗？”

“你这话说的，先否定一个事情，又问我相不相信这个事情，什么鬼哦。”

“你认真回答一下吧。”我听王恪从2014年到2020年的口头禅“什么鬼哦”，实在有些心烦意乱。

“我当然不会相信。怎么可能你会时空穿越。你要是有穿越时空的本领，你这次数学考试还会只考59分吗，你难道不可以从未来知道答案？”

好吧，王恪果然不相信我能够时空穿越。毕竟，我连自己也不十分确信我从 2020 年穿越回了 2015 年。

“那你有过做一场梦，做了很久很久，然后梦里发生的事情，都一一应验的经历吗？”

“哈，我倒有做过反梦，上次梦见我数学考了 66 分，结果是 99 分。”

唉，这个人，无时无刻都不会忘记炫耀自己的数学成绩.....

“算了，不说了，我们去哪里吃个饭吧，干锅脆鱼吧。”我说道，“好久没有吃脆鱼了。”

“上周不是刚刚和你去吃过吗？”王恪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那就再去吃一次吧。”我真的很想吃干锅脆鱼，甚至超过了想要知道：我究竟是在过去，还是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

“干嘛不去？”王恪其实比我还贪吃。

在干锅脆鱼店里，品尝着美味的脆鱼，让我暂时忘却了心头的烦恼。

“哎，看你前几天紧张兮兮的，把手机密码都设置成她的座号和你的座号的组合，就怕和马若兰没有分到一个班。但现在看你的状态，倒也还不错嘛。”王恪打趣着。

“我为什么要把密码设置成她的座号和我的座号的组合？”听王恪这么一说，我好像确实想起了什么。

“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吗？你说，把你的座号和马若兰的座号组合在一起，象征着你们的座位能够连在一起，你们还能够继续做两年的同班同学啊。”王恪解释给我听，“我说你走火入魔了。你还买了个 QQ 靓号，也是内含你和马若兰的座号，现在自己都记不起来，觉得太荒唐了吗？”

我沉默不语。

此时，店里的音乐的旋律变成了一首我再熟悉不过的歌：

“

不要谈什么分离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
不要说愿不愿意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

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今天”那首我听完之后就去向马若兰表白的歌曲。

我再一次地陷入了深思。似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虽然我没有去户外求生营，没有坐上那辆播放着《一场游戏一场梦》的巴士，没有遇到李学长，但我却在这里，又一次听到了这首歌。

有种殊途同归的味道。

那我是否应该要再一次表白，然后再一次将她屏蔽，然后再一次带着后悔走过之后的人生岁月。

我打开手机，编辑好了表白消息，这一次，我的表白更加简短：

“我喜欢你，与你无关。”

然而我却迟迟没有勇气点下“发送”键。

“

为什么道别离 又说什么在一起
如今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此情永不渝 说什么我爱你
如今依然没有你 我还是 我自己

”

歌曲已经接近尾声。
又到了我做抉择的时候了。